

聚似一团火 散若满天星

——山西网络文学作家访谈录

吕轶芳 常艳芳

双塔

太原日报

由山西网络作家创作的小说改编的《战狼》《余罪》等影视剧近几年影响广泛,有实力的山西网络作家不断涌现,正气充盈的网络文学氛围愈加浓厚。网络作家的写作和生活是怎样的状态?当下山西网络作家整体状况如何?山西网络文学呈现怎样的面貌?就这些问题,山西省作家协会创部工作人员吕轶芳和常艳芳(以下简称“访者”)对太原网络作家梁超进行了访谈,从中可见山西网络作家队伍逐渐壮大,凝聚力、向心力不断增强。

访者:你是怎么走上网络文学写作之路的?

梁超:我20岁开始写作。虽然考上了西安美院,但在一个半学期之后就辍学了。那是2006年到2007年,我开始在网络文学网站发表作品,尽管稿费不多,还是常背上行囊到各地穷游,家里人觉得我是黑白颠倒、不务正业。网络作家大部分人都承受过这种压力,很多人中途放弃了,而坚持写到现在的,基本上都有不错的成绩。前段时间,我的网络小说《猎魔烹饪手册》改编成漫画,我很幸运,网络文学发展的几波红利我都吃到了。

访者:说说你熟悉的网络作家。

梁超:网络文学圈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。我加入了几个网络作家群,一个群100多人,后来发现加来加去、变来变去,就是那些人。这些人基本都是以实力说话,有些网络作家在圈外已有不小的影响力,再往下就是我们这些人,水平差不多,虽然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,但是要达到被圈的程度,还很难,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多方面因素都具备。比如爱潜水的乌贼创作的网络小说《诡秘之主》,可以说是创造了网文圈的奇迹,它连载的时候均订破10万。均订10万就是一本书的全部章节加起来,每一章都有超过10万人付费订阅,属于实力指标,能达到均订破10万非常厉害了。首订是开始连载后首次订阅的人数。首订三四万才有可能进入这100

多人之列。我注册的网络文学网站的写作者现在有1000多万人,能达到首订三四万的也就100多人。

访者:你说的这100多个人的群里,咱们山西的网络文学作家有多少?

梁超:我、陈风笑、老草吃嫩牛、纷舞妖姬、银河九天、姝沫、拓跋小妖、手握寸关尺、日月星辰、魔王、零十、竹宴小生、平放。这十几个人基本都是山西文学院的签约作家。

我2018年以前在北京,2019年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,202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回到山西挺好,山西网络作家圈的风气好。2015年至2016年是日月星辰冒尖儿;2018年至2019年,零十出了两本书,后面再有手握寸关尺、竹宴小生、魔王是2021年山西的后起之秀。他们一直在写,这几年名气渐涨。再有就是庄第、郑三水、慕容夕、叨狼等。山西网络作家每年都有新人,总体发展态势很不错。我们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,基本上大家都互相知道。山西文学院举办网络作家培训班,所有人就会聚一次。

访者:聊聊你们的生活状态。

梁超:我今年37岁,以前熬一两个晚上很简单,现在熬到半夜3点多就扛不住了,得睡觉,哪怕睡上三四个小时,起来再继续写,但是必须得睡。但是风笑哥,他可以写20个小时,睡10个小时,一天半的规律。魔王基本是晚上九点十点睡,睡到早上4点左右,起来开始写,下午再补两个小时的觉。我们的作息时间和正常人不一样,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又不一样。但半夜一两点的时候基本都醒着呢,一约就都约起来了,因此,我们聚一般都是在半夜。我个人觉得,网络作家身上草莽气息比较重,相对于在单位、公司上班的人,考虑的事情比较少,因为我们靠自己写作挣稿费就够了,只要能写出来,哪怕是只挣一年的钱,对于个人压力的缓解和心态调整都是有很大作用的。

访者:你觉得山西网络文学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?对山西网络文学方面的工作有什么建议?

梁超:山西的网络文学在全国算是中等。建议文学院多扶持新网络作家,重点作品扶持也要包括网络文学。刚入行还在温饱线上的新人需要扶持。他们要慢慢熬,把文笔熬到成熟,能写100万字的作家,就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。写第一百万字和写第二百万字,差距很大。其实,信息社会对网络作家的要求越来越高,因为你写了什么背景,大家在网上都能查到。现在圈子和平台已经成熟了,我们只要好好写就行了。对网络作家的扶持还有很大空间,比如赵树理文学奖的评奖要求网络文学作品有实体的书。但是网络文学几百万字的作品出书太难了,国内很少有出版社会出版七八百万字的小说。所以,我们特别希望可以借鉴中国作家协会的评选办法,要求网络作家把申报作品的前20万字装订成册,作为提交的材料。有实体书这个条件把一大部分好的作品排除在外了。

访者:谈谈网络文学今后的发展。

梁超:传统文学有阅读门槛,网络文学是草根文学,很多读者更喜欢直接、快节奏的作品。我觉得,网络文学通俗到极致后也会变精致,最终网络文学学会精品化,会回归到文学,既追求文学承载的丰富精神内涵,也有阅读的爽感和快感。传统文学作家功底扎实,这个优点值得网络作家学习。

梁超,网络笔名麟废龙,在某知名文学网站拥有粉丝170多万人,代表作《恶魔囚笼》在知名文学网站海外网点击量达1550多万人次。他的作品传递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、永远心怀希望、追寻无限美好的精神内涵。

小说讲稿的多重价值

徐阿兵

小说作家进入大学担任专职教师,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。他们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著作,可称为“小说讲稿”。随着创意写作风潮的兴起,小说讲稿的发表蔚然可观。对这些小说讲稿开展专门的系统化研究,很有必要。

小说讲稿记录了小说作家特殊的文学实践。当他们在讲台上解读经典作品、分享阅读体会、探讨创作技巧、展现小说观及文学立场时,他们其实是集研究者、读者、创作者、教育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。与此多重身份相对应,他们所出版的小说讲稿也是集多重功能面向于一体。

小说讲稿首先是一种文学批评。小说作家通常不以理论表述见长,但几乎每个讲授者都有其核心的理论概念。梳理小说讲稿中的核心概念或理论框架,评估其原创性及实践效果,可增进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认识。小说作家多以直觉、经验、感悟开展批评,在解读文本时灵活采用复述、比较甚至改写的方式。这种批评有意无意地激活了传统的小说评点方法,能在当前文学批评格局中独具一格。

小说讲稿以阅读经验、创作经验为坚实基础。小说作家所提供的读法和写法更有实践感和灵活度。

小说讲稿还是具体实在的文学教育。小说作家不是以学院派的概念考据和逻辑推演去解析经典,而是凭借创作经验和阅读感受现身说法,引领学生走进文学经典,由此带来鲜活生动的文学教育。小说作家的教学或重思想感悟,或重技法分析,但几乎所有的讲授者都无法离开作品的细节。小说讲稿的文学史功能也不应忽视。

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研究小说讲稿,有助于敞开小说讲稿的意义空间。小说讲稿作为一种文本类型,至少与以下三种文本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联。

其一,小说讲稿与小说作家自身小说文本的关联。小说讲稿所传达的小说观和方法论,尤其是小说作家的偏好与褒贬,往往可用作解读小说作家自身创作的指南,还可与小说作家的创作得失、格局大小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相互阐释。譬如,我们读完王安忆解析《巴黎圣母院》开头的建筑描写,或许更能理解她的《长恨歌》开头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描写上海弄堂。

其二,小说讲稿与中外文学名著的关联。小说作家在课堂上可能选讲中外文学史上的某些名著,而忽略或舍弃其他作品。这种取舍所暗含的亲近或拒绝、理解或隔膜,是中国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、外国文学交流的缩影。小说作家在解读名著时所展现的创造性见解以及误读,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活的教育经验。

其三,中国当代小说讲稿与国外小说讲稿的对照解读。通过比对,我们可以从小说作家的见解和表达方式中,分辨出哪些是“影响的焦虑”、哪些是中国作家独特的文学经验和话语方式,进而思考中国经验、中国话语和中国式阐释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。

一家之言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

换一种笔法写历史人物

——李乃庆“廉吏三部曲”的创作特色

王庆杰



冠之以“廉吏三部曲”的《汲黯传》(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)、《黄霸传》(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)、《张咏传》(作家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),是作家李乃庆长期植根于厚重文化土壤结出的累累硕果。“廉吏三部曲”迥异于当前众多历史小说之处在于,历史人物书写别

有一种新眼光、新笔墨。“廉吏三部曲”走出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五大瓶颈:在古今维度的把握上写“古”容易而写“今”难,在人与事的权重中写“事”容易而写“人”难,在史料的运用上写“有”容易而写“无”难,在创作手法的把握上写“虚”容易而写“实”难、写“奇”易而写“常”难。

古与今,只是两个相对概念。实际上,一切小说创作都必须具有历史化的眼光,才能从容地审视已经发生的“过往”,就如当代文学也绝不等于“当下文学”,历史小说也不等于“往时小说”,故历史小说和当代小说的分野只是同属“过去时态”的不同阶段而已。在古今维度的把握上,李乃庆的“廉吏三部曲”避免了诸多历史小说中古今

维度的错位,既不以古同今,也不借历史小说的书写以古讽今、厚古薄今、以古为圣,把历史小说创作当成眼光迷离、心态失衡后一种隐秘的“意图创造”。

李乃庆以古今虽时空不同而人性却相通的历史视角,以古贤今、以古融今,打通了古今相违的“神秘通道”。“廉吏三部曲”中的汲黯、黄霸、张咏,作者既写出了他们的廉风吏骨,也写出了他们的牧民之术,还写出了他们身上的个人局限性。作者紧紧抓住汲黯的“严”、黄霸的“宽”、张咏的“义”,掘井九仞,写出汲黯的廉而直、黄霸的廉而温、张咏的廉而义三种不同的廉政风格,摆脱了古与今相离相远观念的拘囿,跳出了以朝代兴废为小说结构中心的“历史演义”式的藩篱,也走出了以人物盛衰为结构中心的英雄传奇式的桎梏。

作为叙事内核的人与事,蹩脚的历史小说在书写中往往因为处置不当而本末倒置、轻重失衡,往往会在浑然不觉中陷入因写人而造事、拟事、圆事的泥淖,人变成了写事的提线木偶;写事成了写人的一种手舞足蹈的道具,甚至因为过分偏重写事,造成了读历史小说就是找故事、读故事,人物淹没于事中,事与人貌合神离。李乃庆的“廉吏三部曲”,牢牢抓住以人写事、以事写人、人事共融这个圭臬,按照人物人生轨迹演绎。这些或惊险或普通之事,“一人异事之互见”,一事隐必然以他事发之,李乃庆依然摈弃了惯常历史演义中情节的过分渲染,摈除了英雄传奇中人物书中惯常的阴森孤绝冷峻,不人为地为人物编制美丽的光环,不刻意地为人物添加诱人的色素,而是以“绘事后素”、点石成金之力凸显内在的写人功力。

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洗去铅华,弃绝浮华,坚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写作准则,李乃庆把“廉吏三部曲”写成了经得起历史考量、经得起逻辑推敲的历史人物文本。

当然,李乃庆的“廉吏三部曲”不是尽善尽美之作,而是还有提升空间。比如,在史料的剪辑上还需要精挑细选、精雕细刻;在对史料的吸收上还需要细嚼慢咽,充分吸收;在人物对话的内容与说话的口气及表达方式的设置上,还需要再斟酌如何进一步精炼精准。

于细微处探究生活的纹理

袁省梅

有朋友说,你写了这么多小说,全都是小人物。确确实实,我故事中的人物,都是最底层的人,是我们所谓的小人物,因为我是小人物,我身边的朋友亲人,也多是小人物。但就是这些小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乐观、自尊、勤劳、勇敢、善良和朴实,使得他们的形象不会因为是小人物而“小”而“矮”。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是生活中的“他者”,是生活中的“另类”,说他们不同吧,又不是完全不同,他们呢,都是普普通通的人,吃饭、睡觉、结婚、生子,人该有的欲望他们都有,人该有的困境,他们的生活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,有的甚至是比平常人还要多些。

书写困境中的人,不是小说的一个主题吗?

如果生活是一个大舞台,人生的困境应该是舞台上最让人牵挂、触动人心,也最让人难忘的,是生命长河中的一个片段,纷繁复杂生活的一个横截面;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泥淖,或者是经过的一片鲜花。身陷其中的人,才是小说要表现的。在泥淖中,他们如何抬手提脚的,如何哭笑怒骂的,是从泥淖的北边上岸,还是从泥淖的南边突破呢?即使身陷掌声鲜花之中,人生得意须尽欢,尽欢之时,满目欢颜、歌舞升平时他们的内心有怎样的起伏和感叹?为了这掌声鲜花,他们曾付出过多少?他们经历过怎样的困惑、挫折?又是怎样奋起的呢?这些,不都是写作者笔下应该触及的吗?

小说,以及所有的文学,从来都是从小开始,从小入手,从小深入,从小处写起,所以小说才被称之为“小”说,而不叫大说。即使是鸿篇巨制,也是从小深入,也只能叫做小说。因此,在我的写作中,更在意凡人小事,更在意常见却容易忽视的细节,或温馨,或心酸,或心痛,或发人深

省,也正是这些细微如蝉翼一样的细节,触碰到我的心灵深处,给了我情感的碰撞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中说,小说家有三种基本的可能性:他讲一个故事;他描写一个故事;他沉思一个故事。无疑,他是把沉思一个故事作为小说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。从生活困境或者是人的困惑中,探视人物的性格、品德、情感等人性的复杂,挖掘、发现人性的质朴、善良、宽厚、仁爱等等美好的东西,用它来点燃世俗生活中的希望和生机,抵御现代文明中汹涌的污泥浊水。或许,才能写出一个所谓的沉思的故事来。

多少年来,小说到底该写什么,总是个话题。但仔细想想,也不算个话题,该上升到话题的,是如何把笔下的人物写得更真实、更扎实,把笔下的故事写得更好看、更有味。我觉得就是看能不能真的写出来那么一个人物,不管这人物是大是小,他能不能从你的故事里活起来、活出来、活下去……若是有一天你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,他还活着,那么可以自豪地说,你成功了。

这就不得不说到作家的深入生活。

以前,我总肤浅地认为自己不缺乏生活,甚至振振有词地辩解,我天天日日不是在生活中吗?还怎样地深入?不是这样的。一定不是这样的。深入生活,首先是作者要有一个广阔的思想视野,能以一种犀利的眼光去审视人和时代的关系,对主题更进一步地挖掘,探究生活表层下细密的纹理、纹理的走向,就像观察一块木头,这里为何有块伤疤,那里为何有个坑?为何这里的纹路大而深,那里的纹路又细且浅了呢?苏珊·朗格说“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

他自己的真实情感,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”。或许,这样做了,才是真正深入生活了,也才能真正地明白,小说到底该写什么,这样的小说也才会变得更有时代感、更有力量,并散发出经久的魅力。

写这个时代,就是去写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。

我的小说大多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我更喜欢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挖掘和表述,从“小”处入手,从生活的细微处、琐碎处呈现,把一句话拆开来用十句话去说,塑造出一个真实的人,以充满生命体验的内心世界来感染人。因其小,越发考验作者的功力,比如我这次获奖的短篇小说《流动厨房》(刊于《山西文学》2019年第7期)以及《楼顶的风景》《音乐会》《黑板报》《盛大的节日》《祝你生日快乐》等,都是以很小的切口进入,反映一个时代农民的精神状态,包括痛苦、迷茫、失落、快乐、满足、向往,以及其中微妙的变化和进步。

生活充满了种种激情、神秘和无穷尽的可能性,宽容是作者最需要的一处放马奔跑的草地。只有宽容,才能容纳下文学,容纳下万物,才能用一颗慈悲的心去理解世间万物,会觉得好人也有不尽人意时,坏人也有柔骨软肠处。如果能把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实描绘,对人物的处境和心思进行挖掘,反映出一个丰富、复杂的世界,给我的人物心存关怀,让我的小说充满爱,充满宽容和悲悯,充满理解和温暖,我就很欣慰了。

“赵树理文学奖”获奖者创作谈(12)

文坛一瞥

南帆

算法写不出一流之作